

陈益源 著

小说与

绝色佳人

第一回



未央生

玉香

新刻金瓶梅词话

詞曰

学林出版社

XIAO SHUO YU YANGQING

序
 奈謂游戲筆墨之妙必須繪口
 繪聲傳真者能繪而不能以
 聲傳奇者能繪而不能繪也
 每為憾焉若夫形聲並繪者必
 於諸才子書並聊齋紅樓夢
 則首推石函氏之品花寶鑑
 傳聞石函氏本江南名宿半山
 潦倒一第蹉跎足跡半天下口
 歷名山大川聚為胸中邱壑昔
 有兩個難逢佳女
 杜鵑

其時笑老人笑曰數之說
但前行如此不過三日生

詞曰
 醉西窗心月才人若
 奈何天何可道人評

改批奉友 倘書手剛日英雄
 既可知亦能離世古盡風華何須巾幗
 情願生也酸也醋也肉也麻也憐慨情偏
 山輕都增加妬風兼雨會表性無

陈益源 著

小说 与

艳情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与艳情/陈益源著. —上海:学林出版社,
2000.8
ISBN 7-80616-874-5

I.小... II.陈... III.小说-文学研究-中国-文集
IV. I 20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8902 号

小说与艳情



作 者—— 陈益源
责任编辑—— 王后法
封面设计—— 周剑峰
出 版—— 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)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发 行——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学林图书发行部(文庙路120号)
电话: 63779027 传真: 63768540
印 刷——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
开 本—— 850×1168 1/32
印 张—— 6.5
字 数—— 16.9万
版 次—— 2000年8月第1版
2000年8月第1次印刷
印 数—— 5000
书 号—— ISBN 7-80616-874-5/I·315
定 价—— 12.00元

叙《小说与艳情》

魏子云

告子云：“食、色，性也。”

这话意在道及人之本性，食、色两事，是不可或缺的。换言之，没有食物填饱肚了，会饿，没有异性调和，会病。所以，人生在世，要是缺少了食、色这两样，个与群，都会受到伤害。

在禽兽世界，它们的生活欲求，最为简单，然而，它们却为了食、色两个问题，时常发生殊死争斗。人，不也是为了开疆拓土而战，或为了一个女人而兴起战争乎？

孟子尝言：“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？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人之知乎伦常而已。纵然如此，人世间的乱伦行为，诚堪以“罄竹难书”喻之。今之媒体所载，父淫女，子淫母，而兄妹婚媾，亦时时有之。古谚有“女大避父，子大避母”斯一成语的出现，可以想之亘古即有。一言以譬之：“人亦兽类也。”

古史如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子淫父妃，父纳子媳，兄妹暗恋，未尝讳之。《三百篇》之男欢女爱，被之管弦，为之社教。如《郑风》之《野有蔓草》邂逅相遇，便“适其愿兮”。《鄘风》之《桑中》所写男女幽会之情境，在“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宫”完了之后，还大大方方送男友上渡船过河呢。尤其，《召南》中的《野有死麕》，连做爱的过程，都描写得清清楚楚。如以“艳情”二字喻之，《诗三百》应列首位。

若以“小说”一辞言之，我则认为“史传”诚乃“小说”之祖也。

那么,被直接称为“小说”的文学作品,虽有人把六朝时代的《殷芸》列为小说之祖(我认为小说之祖是《左氏传》,继之是诸子的寓言),但盛行的小说,应是李唐时代的传奇,如《游仙窟》、《会真记》等等,都被称之为“艳情”类,若较宋明时代的艳情小说之赤裸描写,不能比矣!

照一般论者,对“艳情”小说动辄以《金瓶梅》列之首,实则在《金》书之前,如《如意君传》(写武则天的宫廷荒淫),哪里能是《金瓶梅》可以比拟的。就是较前的《水浒传》,其中一回写“王婆贪贿说风情”,百回本写了近两万言的篇幅。其中的文辞,也够得上称做“艳情”。其他还有潘巧云偷和尚,阎惜姣通张文远,都列得上“艳情”的封号。老实说,《金瓶梅》与《水浒传》,其小说的内涵,着眼点是有所寓焉的现实社会,非有所淫也。

观之陈益源教授的这部《小说与艳情》,也只是以《金瓶梅》开个头,旨在为《金》书删去大家误解的“淫书”骂名,遂引用了我的两段说辞。这一点,是我非常同意的。

首篇,《在〈水浒传〉与〈金瓶梅〉之间》这一篇论述,指正了前贤陈垣先生对七十一回本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三回之《王婆贪贿说风情》,篇幅之大,超出一半以上,遂据以推想,可能是妄人从《金瓶梅》中移植到七十一回本《水浒传》中去的。因为陈垣先生那时尚不知《水浒》有繁、简两种版本。繁本有容与堂本、石渠阁补刊本、钟惺批本、李玄伯印本,还有嘉靖残本。以上几本,都是百回本。金圣叹之七十一回本,也是繁本。所以第二十三回之《王婆贪贿说风情》的字数多,因为它也是繁本。我对过容与堂本,字辞虽略有差异,篇幅之大,则是类同的。陈垣先生这篇短文,乃随手书来,非用心考证之文,居然怀疑到或是从《金瓶梅》回流过去的,步人歧途矣!

至于其他多篇,如专写同性恋的《龙阳逸史》、《弁而钗》、《宜春香质》,这些有悖情理的书,我总是读不下去。任凭辞藻有情致、有

韵味，堪以刘彦和的文论拟之，我也吞咽不下。窃以为两性相悦，本乎自然，纵无情分，基于两性之自然冲动，自然交合，也会自然产生生理的乐趣。若是同性相恋，也同样的去扮男扮女，在我想来，也只有心理上拟似，又怎能形同是肉体上的合欢呢？吾不能论之矣！

可是，同性恋倒是我们礼乐之邦的老窖古董。

明代的优伶，虽有女子，然名旦则率多男士。万历初年宰辅申时行的家班，有一著名小旦醉张三，醉而上场，其艳入神，倾倒者多。有居官之豫人刘天宇（汤显祖友人），心赏至极，强挾之去。吴人思念不已。不数年，刘氏故去，张三扶柩经吴，皖人潘之恒（剧评家），刺舟见访，伟然丈夫也（文见潘之恒《亘史》）。想来，亦非同性恋者乎？

陈益源这本书，异常著目于同性恋之恋情，是以在《红楼梦》中别出不少此类情节。他推崇曹雪芹之笔楮，濡墨于贾宝玉之龙阳癖好，似乎过于女色。有些暗喻的描写，如归家之急于沐浴等是。我非泥于红学者，未能答对。

该书认为译出之蒙文《梦红楼梦》一书两回，写宝玉与黛玉之床第缠绵缱绻的写真镜头，其写实之艳情，良非D片可比。影片肮脏而邪慝，词章文藻之经营，情致之引人，虽柳下惠观之，势亦思而邪也。

这书是清朝人的作品。

郁达夫曾以劳伦斯的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与《金瓶梅》写性作比，说：“《金瓶梅》里的，有场面和字句，是重复的、牵强的，省去了也无关宏旨。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里的，却觉得一句一行也移动不得。他所写的一场场性交，都觉得自然得很。”实则，《金瓶梅》也有一两处，写得很自然。但大多数都是出乎人之常情的夸大。总之，《金瓶梅》列不入“艳情”之类。

观之全书所安篇章，率为参加学术会议所提之论文，虽所集诸

篇，类皆涉及性事，然尚未出乎学术之审探论辩。陈益源才情丰饶，其本心则重于伦理，如论及金庸之武侠，所写男女之乱伦者，在评论中，亦有宣之以挾伐意向（见《金庸小说人物的“不伦之恋”》），便已昭示出来。至于明清时代的艳情小说以《食欲与色欲》一辞立论，例说当时的出版界之“把人体当食物”，来引论其狗男女的好色情景，认为人体诱力，比珍馐炙心，遂有“色胆包天”这句成语存乎人间。

还有，作者在阅览这些色情小说时，曾留心到出版者的相互抄袭，改头换面，往往一本化作数本，究其本心，何尝是出版业者的事业企图，只期骗来几两银子而已。

看来，斯亦时代之文士败类耳。

话说回来，陈益源这书的首篇获奖作品，除了指正陈垣先生对金本七十一回《水浒传》之《王婆贪贿说风情》一回，乃“繁本”之文，非《金瓶梅》之回流。却还指出《水浒》之《郓哥大闹授官厅》（二十六回），有其目而无其文。《金瓶梅》则有《吴月娘大闹授官厅》（九十二回），其中本事，亦未大加铺陈。总之，《水浒》的此一问题，诚应有人专文述之。

横渠先生说：“读书要会疑。”益源之获奖，在于会疑，心专之耳。附言以贺。

自序

陈益源

1999年5月24日,《民生报》记者赖素铃小姐在“握笔人”专栏发了一则短讯,标题作《陈益源随身携带艳情资料,过大陆海关被查扣“研究”》,内容是说:

中正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益源,因曾执行编辑《思无邪汇宝》,“情非得已”阅读了大量明清艳情小说,此后研究方向也多走向情色,为了为“饮食文学国际研讨会”写《食欲与色欲——明清艳情小说里的饮食男女》论文,陈益源在赴大陆广西时,也带着“资料”准备路上撰写,没想到被海关搜了出来。

“这些东西也能写论文啊?”女关员语带怀疑,表示要查扣“研究”,结果陈益源待在广西四天,海关一研究就研究了三天半,“资料”到头来还是没有达到“参考”之效。

这则短讯见报后,曾让我被几位朋友着实取笑了一番。不过,短讯内容丝毫不假,我这几年来之所以陆续撰写了一些探讨艳情的小说研究文章,的确始于执行编辑《思无邪汇宝》,跟大量阅读了明清艳情小说有关。

《思无邪汇宝》的主编陈庆浩、王秋桂教授,是我涉猎明清艳情

小说与情色文学的两位启蒙老师。他们提供给我的,不仅仅是校读大批海内外罕见艳情小说资料的机会而已;更难得的是,透过长时期(1988~1997,前后十年)的工作与学习,我从他们身上见识到了严谨的态度与宏远的视野,这对我在学术道路的行走,有很关键性的影响,是我始终心存感激的。

在完成硕士论文《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》、博士论文《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》(都是王师三庆指导)之后,我曾经于离开母校前夕,在另一部小说研究论文集《从〈娇红记〉到〈红楼梦〉》(辽宁古籍出版社,1996)的《自跋》中说过:“这辈子无论我走到哪里,小说研究工作大概永远是我的最爱之一。”而就在我这最爱研究的“小说”里,“艳情”是一大主题,我既然侥幸获得了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,自然是该把握机会认真探索的,所以有了眼前这部《小说与艳情》的结集成书。

这部《小说与艳情》,研究的对象都是“小说”,研究的内容都是“艳情”,不过它不纯粹是“艳情小说”的研究,因为像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,以及金庸的武侠作品,当然都不应该被归类到“艳情小说”的范畴。我所探讨的,主要都是“小说”里的“艳情”成分,而这些成分过去经常被刻意抹煞,或歪曲渲染,有些人避之惟恐不及,有些人则充满好奇却又认识不清,我觉得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,有必要以健康、务实的态度,加以轻松、客观的对待。

这部《小说与艳情》,收录了艳情小说与非艳情小说的艳情主题研究,长短文章共十余篇,长文占一半以上,而且每篇都曾在国内外很正式的学术会议上公开发表。不过,这还不是我在艳情主题上所有的研究,像1997年在“第三届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”发表的《丁日昌的刻书与禁书》,在福建师范大学“武夷山国际中国小说史研讨会”发表的《〈姑妄言〉素材来源二考》,以及一些跟艳情有关的论述(例如《金瓶梅》的其他研究、民间荤故事的研究等等),就没有收录进来。

这部《小说与艳情》，为了避免过多的重复，不仅没有收录我所有相关主题的论述，部分起了头的研究课题（例如《金瓶梅》与艳情小说的关系，《红楼梦》里的风月笔墨）也还尚待往下开展，它的不足和缺憾是绝对存在的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特别征得了魏子云、范秀珠教授和陈有升先生的同意，把他们讨论《金瓶梅》、《欢喜冤家》与《梦红楼梦》的大作一起放了进来，以便让拙作意见的表达可以获得佐证，尽量做出比较完整的呈现。

这部《小说与艳情》，特别又收录了《“中国性文学的罪与罚”座谈纪要》，该场座谈会是由出版《思无邪汇宝》的台湾大英百科公司所策划，邀请时任“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”秘书长的郑志明教授主持。一般而言，这类座谈性质的资料保存不易，像我曾经应邀出席发言的“文化还是风化”听证会（1995）、“倡妓文学”座谈会（诚品书店，1998），乃至由我自己策划的“饮食男女·双人雅座”（1998）等等，虽然新闻媒体都做过报道，不过不在现场的人根本无缘深入了解，实在有点可惜。我最近整理资料，刚好发现手边留有“中国性文学的罪与罚”座谈记录的初稿，于是再予删润整理，并一一送请出席人员过目，授权披露，以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。

这部《小说与艳情》，承蒙国际著名的《金瓶梅》专家魏子云教授题签、赐序，真是荣幸之至。回想从1991年8月陪伴魏老师出席大陆的《金瓶梅》学术研讨会、同游长白山开始，他老人家长期以来对我的治学方法的谆谆教诲，以及对我的家人的温馨关怀，一直使我感到受用无穷，受宠若惊。

1998年5月，我协助中正大学中文周策划“情色文学”系列活动，举办“情色文学图书大展”，还劳驾魏子云教授专程从台北南下嘉义，出席“饮食男女·双人雅座”，为满堂的同学讲“有欲无情”（陈若曦教授以“女人知情”跟他做精彩对谈；另外两场则是汪笨湖“男人本色”、何春蕤“好色女人”的针锋相对，与许佑生“情欲书写”、康来新“知情更淫”的真情告白）。6月16日，魏老师回过我一封信，

信上是这么写的：

寄来的资料，业已收到。此次所办活动，极有意义。想不到今日的大学生，在性上开放，几乎使我不敢应对（在参观时，一位女生捧起那大本法文书上印的春色图，向我说：“老师，你看法国人的姿势，好特别哟！”我不但没有回答，连仔细去瞄上一眼也没有胆子）。事后想想，不是年老，而是过时。惭愧！

其实哪，魏老师老当益壮，亦绝非过时。他重伦理、守道德的品格节操，深受后生晚辈所景仰；他追求学术真相的执著精神，更是现代年轻人所远远不及的。我要特别感谢他的是，尽管他不全然同意我若干文章中的观点，可是他从来不勉强我改变自己的想法，他老人家只是一再替我担心别人会不会对我产生误解。

何其有幸啊，我所接触的老师、前辈们，尽是如此开明。在此等风范的熏陶下，我想我以后一定会在“小说与艳情”这个主题上继续研究下去的。因为这些东西当然能拿来写论文，只是我目前还写得不够好罢了！

1999年9月中正大学中文系

本书的出版，承蒙上海师大李时人教授的推荐，以及学林出版社雷群明、曹维劲、王后法先生的玉成，特表谢忱！李时人教授与薛洪勤、张兵、林骅和老前辈朱一玄、梅新林、张锦瑶诸位先生对拙作的评论，已收入《古代小说述论》；本书另外汇编范秀珠等师友的相关文章，以资纪念情谊，并用以自我鞭策。

（2000年5月补记）

台湾学者陈益源曾经是明清艳情小说集成作品《思无邪汇宝》的执行编辑,因此得见了许多常人所难以见到的材料。这些在本书中都有所披露,相信既可开阔广大研究者和爱好者的视野,也将形成启发和思考。

中国的小说与艳情,长期缠绵共存。陈益源长期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,不仅立论巧妙和独特,其阐发也尤其佳妙。

- * 在《水浒传》与《金瓶梅》之间
- * “金瓶梅宴”与“壮阳食谱”
- * 《欢喜冤家》的和尚形象及其影响
- * [越]范秀珠《贪欢报》二论
- * 《红楼梦》里的同性恋
- * 红楼风月梦——论《梦红楼梦》
- * 金庸小说人物的“不伦之恋”
- * 《姑妄言》里的荤笑话
- * 《思无邪汇宝》、《姑妄言》提要
- * “中国性文学的罪与罚”座谈纪要

目 录

- 1 魏子云序
5 自 序
- 1 在《水浒传》与《金瓶梅》之间
 ◇从《水浒传》到《金瓶梅》
 ◇从《金瓶梅》到《水浒传》
- 15 英雄武松与淫妇潘金莲
19 “金瓶梅宴”与“壮阳食谱”
23 淫书中的淫书？
 ——谈《金瓶梅》与艳情小说的关系
 ◇明清小说家笔下的“淫书”
- 44 附录：魏子云《金瓶梅》二论
 ◇《金瓶梅》是写“财”与“色”的社会文学
 ◇《金瓶梅》的寡情文学
- 52 《欢喜冤家》的和尚形象及其影响
 ◇第十一回《蔡玉女避雨撞淫僧》中双塔寺和尚
 ◇第十四回《一宵缘约赴两情人》中明通寺和尚
 ◇《巧缘艳史》受《欢喜冤家》第十一回的影响

- ◇佚名小说与《百花野史》受《欢喜冤家》第十四回的影响
- ◇《风流和尚》集《欢喜冤家》和尚故事的大成
- 71 附录：范秀珠《贪欢报》二论
 - ◇《贪欢报》：在越中文化交流中离了谱的一部书
 - ◇《贪欢报》与越南汉文性小说
- 87 《龙阳逸史》、《弁而钗》、《宜春香质》
 - 明代的三部同性恋小说
 - ◇《龙阳逸史》是一部明末男风盛况与小官生活的实录
 - ◇《弁而钗》、《宜春香质》试图建造同性恋者的理想国
- 92 《红楼梦》里的同性恋
 - ◇书中涉及同性恋的几组关系人
 - ◇曹雪芹写同性恋的笔法与态度
- 113 红楼风月梦
 - 论《梦红楼梦》
- 116 附录：陈有升《再论〈梦红楼梦〉》
- 123 食欲与色欲
 - 明清艳情小说里的饮食男女
 - ◇从《梦红楼梦》讲起
 - ◇把人体当食物
 - ◇暗藏玄机的饮食天地
 - ◇视男女如饮食
 - ◇暴饮暴食的欲望世界
 - ◇回头再看《梦红楼梦》
- 141 金庸小说人物的“不伦之恋”
 - ◇叔嫂之恋
 - ◇父女之恋

- ◇ 师生之恋
- ◇ 兄妹之恋
- ◇ 同性之恋
- 158 《思无邪汇宝》、《姑妄言》提要
 - ◇ 《思无邪汇宝》
 - ◇ 《姑妄言》
- 166 《姑妄言》里的荤笑话
 - ◇ 《姑妄言》荤笑话的数量与来源
 - ◇ 《姑妄言》荤笑话的运用与价值
- 182 “中国性文学的罪与罚”座谈纪要

在《水浒传》与《金瓶梅》之间

一、前 言

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名著里，像《水浒传》和《金瓶梅》那样关系密切的，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了。众所周知，《金瓶梅》故事主要是脱胎自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七回既有的情节，雷同的部分高达四五万字之多。研究《水浒传》的学者，经常都会提到它对《金瓶梅》的重大影响；若探讨《金瓶梅》的成书，往往也都是先从《水浒传》讲起。不过，即使如此，在《水浒传》与《金瓶梅》之间，仍存在许多有趣的问题尚未被注意，或者还没有被拿来充分讨论。

例如：《水浒传》有《郓哥大闹授官厅》的回目，但是没有内容，郓哥到底是如何大闹授官厅的，不得而知；然而，《金瓶梅》既然有从《水浒传》大量取材的情形，那么它会不会刚好把这段内容给保留了下来呢？这个问题，恐怕没有多少人注意过。又例如，《水浒传》里《王婆贪贿说风情》一回，篇幅甚大，几乎是别次的两倍长，有人认为这并非《水浒传》的原貌，而是从加增润色后的《金瓶梅》割取下来，回头增益进去的；这样的说法很新鲜，但是否属实，则需要进一步讨论。

以上二例，前者是从《水浒传》到《金瓶梅》可能的发展，有点